



祸流

HUOLIU HUOLIU

方祥甫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HUOLIU ■

521973

祸流

HUOLIU HUOLIU

方泽甫 著 • 1988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HUOLIU ■



2 033 9776 0



责任编辑：何赐彬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封面摄影：萧继东
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棉 流

作者 方泽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四川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9年2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11.375

印数 1 — 3100 册

字数 218 千

ISBN7—5411—0301—2/I·232

定价：3.15元

内 容 提 要

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。奔腾湍急的黑石河水泛着银波，两岸的农田里，油菜花、豌豆花、苕菜花竞相开放，如五彩斑斓的锦缎。河畔的申家庵，善男信女们三炷高香，金、银、铜“三霄”娘娘的金身烟雾缭绕……好一派平和宁静的田野！然而，一个个悲剧却在这里接连发生：相貌酷似铜霄娘娘、热爱生活的婶婶含恨自杀；向往自由、勤劳活泼的表姐不甘被打死而拚死出逃；安守妇道、善良孝顺的母亲被“鬼怪”缠身、吐血身亡。谁是杀人凶手？又是谁在导演这一幕幕悲剧？！

作者用极富地方色彩的野语村言来编织这咽泪泣血之悲怆故事，从饱含民间风情的乡风民俗中演说那含辛茹苦之多难人生，读者于捧读中，耳畔似有沉雷阵阵，从而引发出不尽的思索。

G17M37/15

第一章

我家后园那棵核桃树，确实称得上团团如盖。那树身，一个大人抱住手合不拢。在约一人高的地方，很整齐地分做四股岔，像伞骨子伸向四方。那四股岔的中心平平的，大人把小娃举到上面可以躺着。太阳一照，叶儿像翡翠片，满树透明。树下成了绿光的世界。

树的右边，一块向阳之地，是婆（祖母）的菜畦。扁豆花儿白，茄子花儿紫，丝瓜花儿黄。这儿是我心目中的花园。树的后边，是一片斑竹，间杂着百家竹、箬叶竹，这又是我心目中的森林。树上，时不时地掉下一只豆叶蛾，这是我的“老虎”。丁丁猫（蜻蜓）是“鹰”，曲蟥是“蛇”，红嘴绿观音（相思鸟）是鸚哥，白蝴蝶是仙鹤，毛虫是“鬼”，癞蛤蟆是“巫师”，纺织娘是“乐师”，而那后园周围，靠楠木树扎成的篱笆，密扎扎地缠满了水晶枝，也就被我称之为“水晶墙”了。

那阵，乡坝头的娃儿，没什么好玩的。蹲在地上，观

看黄酥蚂蚁活动的情形，也就是极其有趣味的事了。

男娃儿、女娃儿，穿封裆裤的和穿开裆裤的，蹲做一圈，长声么么地唱道：“黄酥黄酥妈妈，请你出来吃‘嘎嘎（肉）’！”

“嘎嘎”，不论对小娃儿还是对黄酥蚂蚁，都是具有诱惑力的。但是，娃儿们给蚂蚁的“嘎嘎”，却是苍蝇、地蚕、草鞋虫、土狗子、偷屎爬的尸体。

我们始终有劲地唱着，落眉落眼地盯着。看迷了，看神了，地上狗咬，天上老鸹叫，旁边的大人争吵，娃儿哭闹，都惊动不了我。唯有一个声音：“今今娃儿！今今娃儿！”我便会立刻惊觉，起身往家里跑。

这声音，并不清脆响亮，阴阴的，沉闷闷的，对我来说，却一听就听得进心里去。这是妈妈的声音。

妈妈把我喊回家，首先是弓着腰，搂我在怀，用那肉钳子似的手指，捏着我的鼻子喊：“使劲，使劲！”使劲的结果，那些“白狗”——鼻涕全部被赶进妈妈的手掌心里。

随后便是对我一长串的“打整”。她用那红黑漆木盆打上热水，手里拿着黑却却的土葛巾，蘸上土巴碗泡着的皂角水，在我的脸上手上使劲擦，擦去鼻屎疙巴。那粗拉拉的土葛巾，把脸和手擦得发红，火燎燎的。

妈妈对我说：“洗干净点。今天是三月三，要去拜三霄娘娘！”

拜三霄娘娘，比看蚂蚁热闹得多！妈妈的话叫我兴奋

地跳着、跑着，在我们那半草半瓦的四合院儿里转来转去。

坐在阶檐上搓麻纱的婆，拎着转得风快的麻纱转上的麻线，脸上笑眯了：“喔哟，喔哟，好欢喜哟，我的乖孙儿！……疯不得了，看摔个扑爬！”

我是非摔个扑爬才算收场。即便如此，婆和妈妈也不会说我什么。我是谢家一房人的独根儿。我的父亲，在我生下三个月就害肺病死了。她们总是巴心巴肝地爱着我、疼着我。

摔了扑爬又洗脸洗手，然后才穿上洗过两水的新衣服。衣服的式样和大人一个样：土蓝布长衫。由于土布面太窄，前胸后背中间必须有道接头，使得长衫的下摆不得抻抖，永远起一道人形的埂子。头上还得戴一顶红结于瓜皮帽。一副小土老贡模样。

妈妈挎着旧得成了腊肉色的篾篰篰，装着朝拜娘娘的香烛纸钱。她穿着松宽宽的月白布短衫，黑布裤子。她那眉心间有根浅浅的立纹，眼睛里含着忧悒温存的光泽；不爱笑，偶尔一笑便露出那整齐而结实的牙齿；她的皮肤是黄色的，连头上的长发，也黑中带着泥黄。妈妈的模样总使我联想起出生她的地方——我的外婆家大土地。那儿是一片黄色的田坝，连房屋、围墙、甚至土地庙，都是黄泥砖砌的。是啰，她是大土地嫁出的女，难免生就的黄土色。

妈妈收拾停当，牵着我站在阶檐上，盯着婆，轻声细

语地喊声“妈！”又瞄了东厢房一眼。婆会意，便高声喊道：“梁女子，还没有弄规一呀？”“规一了。”上房里清脆而快活地回答一句。随即，婶婶抱着尚是奶娃的堂弟，撩开白布门帘走出房来。

婶婶红白皮色，高高的个子，脑门宽宽，鼻子楞楞，头发黑亮黑亮，穿着女学生爱穿的阴丹士林褂裤。尽管女人们的衣服大笼大垮，没有什么好式样，婶婶穿在身上很受看，像一朵花。她的娘家在花园子，她确实是花园子的女。

婶婶不像我妈妈不笑、不爱说话。她的嘴角起浅浅的窝，从早到晚都是笑微微的。她也真该笑，不像我妈妈是个寡妇。我的叔叔在成都上军官学校。这种身分，在三江口属于特别范围，婶婶大致也要沾点光的。

两个女人带着两个娃儿，牵一个，抱一个，出了我家龙门（大门）。本地人故意把它叫得堂而皇之。我们要过黑石河，去申家庵向娘娘进香。

黑石河就在我家背后，晚来睡在床上，听得见黑石河水哗哗啦啦的述说。它是清花亮水、五颜六色的河。河里的石头墨玉般的黑。河沙里还夹着亮闪闪的金粒。太阳一照，水底确是有金子的光。滩头边常有弓着背、两手抬着方筛子掏沙金的人；在那清花浪、亮水波里，有泛着红金色的桃花鳊，银色的白条子，菜黄色的黄腊丁，戴小红帽的石岗鳅，凹肚子的巴壁鲃，长胡须的鲇胡子。水面上，时不时地还有载满漆黑鱼老鸹的竹筏子。河水依着地势，

弯弯拐拐，时急时缓，流出许多滩滩沱沱，流向远方……。

黑石河上有桥，叫仁里桥。我们沿着黑石河朝上游走去，不到半里，就上桥了。这桥，上有高脊飞檐，下有黄砬石墩，旁有黑漆栏杆，两头和中间道道横梁上还挂有黑漆金字匾。那些过路人、推鸡公车的，抬轿子、滑竿的，总爱在栏杆下一溜横木凳上坐一坐，歇一歇，吧嗒几口叶子烟，观观河景，扇扇清风。到晚来，叫化子就在桥下睡，瓢泼的雨也淋不着。

大致由于我一边走一边啰唆大人，妈和婶上了仁里桥，就坐在桥边歇气，看着桥上人来车往。

二

“大婶婶，二婶婶！”我们面前站着鹞子二哥，笑眯眯地招呼妈和婶。

妈答应了一声，叫我喊二哥；我喊了，二哥也在桥旁边坐下来，手一敛，把我敛到他跟前，两条腿夹着我的身子，怕我跑了似的。

妈妈不说话，婶婶爱和他搭白。婶说：“老二这几天做啥？”鹞子二哥说：“做啥，还不是皮子痒！”

鹞子二哥头上包白帕子，岁数和婶婶差不多大，眉毛胡子漆黑，颈项后头插根短烟杆。他是我长房大伯的儿子，名为鹞子，其实并不放鹞子。放鹞子的是他爸爸，我

叫鹌子大爷（我们把大房大伯父尊称大爷），老子放鹌子，一乡的人把他们一家都喊成鹌子，鹌子儿，鹌子孙儿，鹌子儿媳妇……。谢鹌子这个称呼，在我们三江口，都是知道的。

鹌子二哥的田靠他婆娘来种，佃出去的田由他娘老子来收租。他每天就在三江口的街上混。

由说“皮子痒”起头，鹌子二哥在我婶婶面前天花乱坠地吹起来。说他正月十五必得到街上耍龙灯，几十百把筒“板凳花”，随便就挨了；那“板凳花”里灌得有腊肉皮、鸽子屎，浸过烧酒，烧出来的火花，绿活活地，好几寸长，喷两丈多远，喷在背上掉不下来，火巴辣辣的。

婶婶说：“那不把皮烧裂啦？”

鹌子二哥说：“算啥，那才好止痒！”说着，他抽出颈上的短烟杆，戳进后腰处的短衫内，将烟杆一拗，拗出一片腰背上的肉，将腰背车向我婶婶说：“二婶婶看！”

我婶婶膘了一眼。是，那肉皮是和平常人不同，麻麻点点地，好似生了一层茧皮。

婶婶夸奖了一句：“嗯，你是还有点提劲！”

“今天还要提劲哩！”鹌子二哥接着说，他今天要去抢童子，请大婶婶、二婶婶去看他抢。说着，大家过了桥，往申家庵走。

鹌子二哥要帮助抱婶婶怀里的弟弟，婶婶不让，说：“今今娃儿，叫二哥搯！”他果然在地上一蹲，将我搯了起来。走着走着，他索性让我坐了“马马肩”。他头上一

股汗气，直冲鼻子，白色包头布中间，亮着头发桩桩，手放在上面，像摸刷子。

我们进了申家庵，进香的确实不少。多半是婆婆大娘、带娃娃的媳妇。

鹞子二哥把我放下地来说：“大婶婶，二婶婶，我去一下，一会儿你们看我抢童子。”说罢，笑咪咪地走了。

申家庵的天井小小巧巧，四角四方，中央摆着大铁鼎、石槽式的香炉。进香的多了，那香烛，只好一把把地插在石槽里；那钱纸，只好一捆捆地往铁鼎里丢；鼎里的火烧得呼呼作响。烟气缭绕中，女人们领着娃娃向赐给她们后代的女神叩头。

这儿的女神有些特别。三个娘娘、金霄、银霄、铜霄三姊妹并排坐在神台上。她们穿的是绫罗绸缎，戴的是珠花玉翠。大穿湖水绿，二穿紫罗兰，三穿小桃红。都年轻，又好看，又慈善。一些光屁股娃娃，有的躺在她们的脚边，有的靠在她们身边，有的还在她们肩头露个小脑壳。

我问过妈妈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？妈妈说是铜霄娘娘送的；我问过婶婶，弟弟是从哪里来的？婶婶也说，是铜霄娘娘送的。

我永远记得住这位女神的模样，细长长的身子，白玉似的脸面，那般的温柔、慈祥，那般的好看！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着这位娘娘有点像我的婶婶。

既然娃娃们都是申家庵的三个女神送的，申家庵也就

造出了许多的娃娃。这些娃娃最先由三江口街上的雕雕匠先用木头雕刻成功，描眉画眼，着上颜色。木头娃儿穿戴的也是蓝色长衫，黑马褂，瓜皮帽，红结子，和我差不多，也是小土老贡样子。木头娃儿做成后，先要送到申家庵去搁放一些时间。大致在这段时间里，三位娘娘就做了这些娃娃的母亲，再由尼姑送出来，交给主办抢童子的管事。大的叫头童，二的叫二童，还有三童、四童……。还有就是上不了号的点点大的小童。头童有一尺多长，小童就只有两、三寸长。上了号的童子由很多人去抢，小童则出点钱就买得到。

抢童子的地方在大王坟。在申家庵背后半里路的地方，也是在黑石河边。

在申家庵进完香，我便吵着要去大王坟看抢童子。妈妈不愿看热闹。她还要回家煮饭，孝敬老人，和婶婶商量几句，自己就接过婶婶怀里的奶娃子，回家去了。

婶婶把我牵到大王坟的时候，这儿已是人山人海。

一个穿黑缎子马褂的人喊了声“头童开锣！”一个提铜锣的人“咣”地一声敲响了锣，穿马褂的便拿起木偶偶儿，一抛在地，大家便抢开了。

看，在众人惊天动地的欢呼和鼓噪声中，这黄叭叭的人堆蠕动着，时左时右，时前时后，你推我搡，争着抢着童子。哈，有人钻进了黑石河的回水坨，有人又从那人的侧边钻出来，抢了头童，在水里扎了个迷头，上了岸，从大裤腿子里扯出头童。他高举着头童疯跑，高喊“亮

“啦亮啦”，但是他立即又被人拦腰抱住，举着头童的手杆被另外的手捏住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直到这只手杆终于敌不过众手的力量，被掰弯埋进新垒起的人堆。

看，那人裤子被扯成几片，勾墩子都亮了出来还在疯抢。

看，那人在地上打滚，双手紧捂住有“茶壶”的地方。

看闹热的人群，东涌西涌。

终于，有个机灵鬼儿将头童亮了十秒钟。穿黑缎子马褂的人手一举，一声锣响，这一场争夺战才算告终。

“噢——”人们对胜利者使劲喊。婶婶和我也使劲喊。

三

“今今弟儿吔，看见哥子了么？”鹞子二哥突然站在了我们面前，眉飞色舞的。

“老二，咋没看到你抢呐？”婶婶大声高气地说，一边用手背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花。

“嗨，我们这起人，都是要站在紧关紧要的地方噻。”鹞子二哥胸脯子一挺，现出些干虾虾的肋巴骨。

“你没下水嘛，裤儿都是干的。”婶婶的眼睛眯起，咯咯地笑了。

“弟儿吔，看哥子的。”鹞子二哥儿在自己的胸口上卖打

药式地插了一拳，“咚”地发出一声闷响。他那眼睛却斜着我那正笑着的婶婶，然后转身又去抢“二童”去了。

但是，不说二童，就是三童四童五童，鹁子二哥也没抢着。我和婶婶都十分地留心看着他的。这个爱提劲的“乡村勇士”在硬堂子里耍还是要差点勇力。终于，在抢童子完事的时候，他仍打着光胴胴，抱着衣裳来到我们的面前，还说他“今天运气不好”“比这凶险的堂子还见得多。”

“老二快点穿衣裳吧。今天抢不到嘛二天再抢到就是。谨防凉倒。”婶婶笑着宽鹁子二哥的心。

“老辈子说得对哟。”鹁子二哥穿好衣裳后说。他把我们送回家。说晚黑还要来找我们，一起到仁里桥看送童子。

晚黑，我们刚吃过夜饭，鹁子二哥果然来找我们了。

婆说：“梁女子，算了吧。虽说你大姐（指我妈）帮你带奶娃子，走黑路也不方便呀。”

妈说：“今今娃儿听话。黑黢麻沙的，不去。”

鹁子二哥说：“五奶奶，大婶婶，丢心。有我给他们保驾嘛。”

是呀，有鹁子二哥保驾，婆和妈还有啥说的呢？于是，婶婶顺手在柴圈里抓了一大把泡麻杆子（剥了麻皮的麻杆用石灰水泡过，晒干），在锡灯盏上点燃一根，我们就上路了。

满天的星钗子儿闪闪，婶婶支起麻杆子火在前引路，

鹞子二哥背起我走在后边。但见这仁里桥周围团转的野坝子，黑呼呼的一片中，闪动无数的麻杆子火，像天上落下来的橙红星钮儿，在地上一跳一跳地。聚在仁里桥去赶会哩。

到了。婶婶把麻杆子火在地上戳熄。原来，仁里桥下已有了许多看送童子的人。那送童子的，不管送头童还是送二童，都得走仁里桥上过。桥下，那黑石河右岸，桉木树林前面有大块草地，正是观看三霄娘娘怎样把娃娃送往人间的好地方哩。

哦，来了来了。从三霄娘娘的家（申家庵）那边，在鼓乐笙箫的伴奏中，朝仁里桥这边飘来了一伙送童子的人。他们用芦苇做成轿子，抬着他们抢来的那一截童儿来了。前后的人们，手举着一根根芦苇，组成了仪仗队。那些鲜绿的芦苇叶子和苇杆间，插着白色的鱼腊烛，像绽开的一朵朵绿幽幽的星花，好似从那偌大的夜空中星湖里流出的—股星流。

这些人把童子送到缺少儿子的一个大绅粮家。他们不但要拿人家的红封封，还吃人家的流水席。大绅粮家杀猪宰羊，敬神上香，迎来送往，一直要搞到通天亮。

绿星星几渐渐没有了。人们的麻杆子火，疏疏落落地贴着田坎边边，像只只火蝴蝶，忽闪忽闪，把人们都领回各自的家里。

鹞子二哥自然要把我和婶婶送回麻柳林的家。他像来时一样，把我揹在背上。婶婶呢，支起麻杆子火在前头照



着。

我们顺着黑石河岸走，前后左右的麻杆子火渐稀少了，不知为啥，鹞子二哥揹着我愈走愈慢，掉在婶婶后头愈远了。

“老二，我来揹今今娃儿，你来打麻杆子。”婶婶说着，站在路上等鹞子二哥。

我趴在婶婶背上，两只手板在她的下巴底下扣着。走不多远，只听鹞子二哥“噢喏”一声，他手上的麻杆子火熄了。

泡麻杆子火是碰不熄的嘛，非得往松土里一戳才熄。鹞子二哥是咋个的嘛？

“二婶婶，我来揹弟兄。”鹞子二哥在摸黑中说着，倒转身来。

两只白晃晃的手伸到我和婶婶面前，碰了我的手一下，就在婶婶的胸脯子上摸来摸去。婶婶的手腕子一松，我立即从婶婶的背上梭脱在地。接着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啊，是哪个挨了一耳光？

“乖儿，快走！”婶婶拉起我的手，绕过鹞子二哥的黑影子，顺着白沙沙的路影子朝前奔着。

婶婶捏着我的手板，还嫌捏得不够，又放开手板抓住我的手杆。她使劲把我拖着走，我只有跟着她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开小跑。

“哟喂，二婶婶，你咋跑得那么快哦？等到我把麻杆子点起！”鹞子二哥在后头喊。

“碰到鬼啰！”婶婶说着，走得同样的快。

鬼！我一听说鬼，顿觉心头一紧。黑石河里的水，哗哗，也成了鬼在笑哩。这笑声好大！是好多的鬼头子鬼儿子的笑哩。我真有点怕了。

鹞子二哥到底还是把麻杆子点亮了。这会儿他走在我们的后头，把麻杆子支在我们的侧边，照路照得可巴实哩。

“弟兄哋，哥子揸你。”鹞子二哥搭讪着。

“来，乖，我这儿。”婶婶已在我面前蹲下。她揸起我，两条腿一阵风。

进了龙门子，婶婶赶紧转身插了门别子。噢哟！把鹞子二哥插在了门外头。

四

我是铜霄娘娘送的，家里的神龛上却没有像别人抢了送来的大童子。只有两个两寸长的小童子，那是弟弟和我。我常常搭起板凳，爬到神龛上，看看这两个小朋友，想着送他们来我家的那穿水红衣服的女神。

婶婶也有一件水红衣服，不是绸，是细布做的。本乡本土的新娘们，都要穿这种颜色的衣服，不过，婶婶是穿在里面的。

我爱到婶婶的房间里去，那儿有张大花床，比我妈妈的大花床要新色。床上方的横档板上，雕了一朵斗大的金